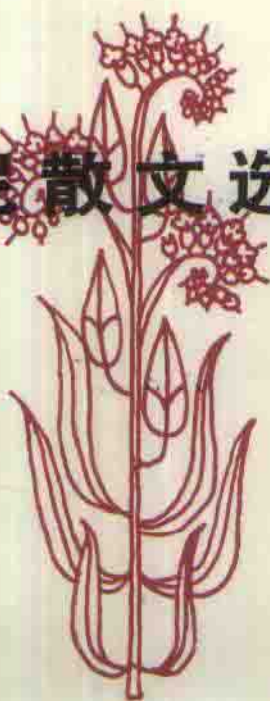


丽尼散文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丽尼散文选集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丽尼散文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5 插页 3 字数 137,000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20 定价：0.64元

关于丽尼同志

(代序)

巴 金

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《谈〈春天里的秋天〉》，谈了一些作家丽尼的事情。其实关于丽尼可谈的事不少。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，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。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，我常常这样想。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，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，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。我在这里用了“关起门来写作”这个词组，并没有特殊的意义，我只是想说“不受到干扰”。而在丽尼，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。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，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东奔西跑，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，混一口饭吃。朋友分散了，刊物停了，没有人向他约稿催稿，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。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，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。我是从广州“逃难”到桂林的。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。我们交谈了几句，听见警报声，就匆匆地分别了。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《文丛》，向他拉

稿，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。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，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。他说，还有几篇文章，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。他还说，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，译稿都带来了。我们正谈得高兴，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。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。

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。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，看见大股上升的尘土，看见火光。丽尼担心他的行李，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的地区。警报刚解除，他急匆匆下山去。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。但是路给拦住了，走不过去。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轰炸，街上乱糟糟的。

下午我进城去找丽尼。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，眼前只有一大堆瓦砾。他也来了。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。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。他看见我，摇摇头说：“烧光了！”我问他：“怎么办？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今天就走，都准备好了。我来看一下。”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。我问：“稿子呢？”我感到留恋，又感到茫然。他说：“反正现在没有用，没有人要，烧了也就算了。”我心里难过，知道他也不好过。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初，我带着他的散文到北平，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，在《文学季刊》里发表了一组，后来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，在《文学》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，然后在一九三五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《黄昏之献》，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，我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入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，我甚至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在《黄昏之献》以后，我还编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《鹰之歌》和《白夜》。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。“烧了也就算了”，短短的一句话，仿佛给我迎头一瓢冷水。但是我摇

了摇头，我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再写，你写了给我寄来。”

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。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，摊开他给我送来的手稿，我读着：

“……我记得，在一次夜行车上，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，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，兴奋而又惭愧地，借着月光，写下了几个大字：

‘江南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’……”

我几乎要叫出声来。他写得多好啊！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，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，小艇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，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，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，和熟悉的房屋，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“命运”，我不停地在心里说：“广州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”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！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，多么牵系着我的心。

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、多么丰富的感情。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重复说着这一句话，我常常含着眼泪，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。甚至就在那些时候，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，在那里搭船回上海，汽车飞驰着，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，一切是那么明亮，那么茂盛！我上了船，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，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，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，摇着手低声说：“台湾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”

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

章里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《上海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》。今天，单单念着这个题目，我就十分激动。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：

“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，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，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，《上海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》……”

这里写的是“初冬的夜晚”和我在前面写的“第二天早晨”相矛盾，现在记起来，应当是“早晨”，而且我最近借到了《文丛》第二卷合订本，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，它的题目原来是《江南的记忆》。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《文丛》第二卷五、六期合刊上，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。至于《文丛》第二卷第四期，是在广州排好的，刊物来不及付印，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，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。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，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。

我在桂林印出两期《文丛》，后来经过金华、温州，搭船回到上海，那位暂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，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，印数仅一千册。送了十多本给我，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让书商运到内地销售光了。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，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，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，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，一直烧到深夜，剩下的七、八本《文丛》合订本全烧了。倘使借不到这本书，我今天还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。

以后我在重庆、在上海还看见丽尼。他重新翻译了契诃

夫的剧本，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，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，他默默地拖下去，混下去。全国解放后，他起初在武汉，后来在北京工作。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，他讲话很少，只是默默地微笑着。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，很少谈起散文。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《前夜》和《贵族之家》，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《罗亭》。

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，白白地等了多年。《江南的记忆》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。他为什么沉默呢？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，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、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？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象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，他感到举步艰难。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，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。一九六八年在“劳动改造”中突然倒在地上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，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，给他恢复了名誉。

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“外调”丽尼的事情，我所知有限，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谈起来，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，一个清清白白、寻寻常常的人。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，倘使他能留下一本、两本新的散文，那有多好啊！

“江南，美丽的土地，我们的！”这样响亮的声音，这样深厚的感情！我永远忘记不了《江南的记忆》的作者。

丽尼的真姓名是郭安仁。他发表文章，用了这个奇怪的笔名：丽尼。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，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，为了纪念她，他写了《月季花之献》、《失去》等散文，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。

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《文丛》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，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，后来到了福建永安，同黎烈文结了婚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夫妇去了台湾。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作客，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。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，家境萧条，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，雨田拒绝接收。我去年在北京见到报社工作的朋友，他证实了这个消息，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。分别三十二年，我非常惦记她。台湾回归祖国，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。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。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。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，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，至今感到遗憾。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，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上海



作者像

目 录

关于丽尼同志(代序).....	巴 金(1)
黄昏之献.....	(1)
悲风曲.....	(3)
海夜无题曲.....	(4)
无言之曲.....	(6)
失去了的南方.....	(7)
月季花之献.....	(9)
o 失去.....	(12)
拉丽山达.....	(16)
傍晚.....	(21)
沉默.....	(23)
寻找.....	(25)
星.....	(27)
o 长夜.....	(28)
残梦与怅惘.....	(30)
感伤之女.....	(34)
春底心.....	(36)
深更.....	(38)

我们·····	(41)
贫乏·····	(44)
黎明·····	(47)
红夜·····	(49)
。鹰之歌·····	(51)
五月·····	(54)
岁暮·····	(56)
狼嗥·····	(60)
秋夜·····	(62)
松林·····	(64)
闹市·····	(66)
无业者·····	(69)
夜店·····	(72)
一个人底死·····	(76)
。夜间来访的客人·····	(81)
急风·····	(85)
病人·····	(89)
行列·····	(92)
一天·····	(94)
圣者·····	(96)
伴侣·····	(100)
童年·····	(105)
池畔·····	(113)
野草·····	(123)
影·····	(129)
合唱·····	(133)

夜车.....	(137)
秋.....	(144)
我们记住.....	(155)
。江南的记忆.....	(157)✓
附录 谈《春天里的秋天》.....	巴 金 (163)
一颗企望黎明的心.....	荒 煤 (170)
忆爸爸——丽尼.....	郭梅尼 (186)

黄 昏 之 献

断裂的心弦，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？

正如在那一天底夜晚，你底手在比牙琴上颤栗着，你那时不只是感觉了不安，而且感觉了恐怖。那月亮照临的山道，流泉底哀诉的声音，这些，也正象征出你心中的烦乱了。

说是你应该在梦中归来就我，然而，这崎岖的山路，就是你底梦魂也将不堪其艰难的跋涉呀！

啊，我是如何地思念你哟！

而且，更想不到这就是永远的别离。

梦，是多么地空虚。在你梦魂归来的时候，我不曾一次握过你底手，也没有一次看清过你底面容。

啊，你是在黑暗之中了。

啊，在黄昏里，你是离开了我，而回到你妈妈，你爸爸那里去了。

啊，只要我知道如今你是在甚么地方躺卧着的啊！

没有不醒的梦，除了永久的长睡以外；然而，在长睡之中连梦也会被忘却的呀！第一次梦见你在高原，第二次在海滨。

然而，等到梦醒的时候，坟墓就覆盖着你了。

我不要求你来给我解释命运之神秘，生命之无常，我不要求你来告诉我黑暗之国底消息，我不要求你来含泪讲述着自己底故事。

但是，你啊，我愿你安息！

当灯油快完的时候，生命底呼吸也就短促起来了。在夜晚底世界里面，人们都是沉睡着。

天上的星斗啊，你们是在唱着挽歌么？

月亮呀，你也现出了如何仓惶的神态哟！

我看着花开，又看着花谢，我看着月圆，又看着月缺；你哟，我看着你向人间走来，又看着你离开人间而去，我看着你在梦里欢跃，又看着你受到了梦底欺凌哟！

夜之安琪儿呀，请为我歌一曲《流浪者之夜歌》罢。

一九三〇年，四月。

悲 风 曲

风啊，吹着罢，吹着我妹妹底坟墓。

啊，风是吹着了在我妹妹底坟上啊！

她如今死去了，风呀，她再不能随着你而歌唱；她底伤心，如今已经沉寂了在黑暗的土地啊！

你呀，旋舞着而来的，你是去报告她以残暴的消息的么？你呀，吼啸着而来的，你是去报告她以屠杀的消息的么？

啊，如今，荒原上已经没有人影了呀，只有她底羊儿是在鸣风之中哭泣着的啊！

啊，如今，荒原上已经是昏暗起来了呀，只有她底孤坟是独立着的啊！

草儿摇动了，感觉得死亡将要到了呀！

风啊吹着罢，我妹妹如今已经不能哭泣。

一九三〇年，九月。

海 夜 无 题 曲

啊，这山道呀，老是保持着这样的静寂。

想起来，是那一晚，海上风狂浪大的时候，你立在那峻峭的山崖上头，高声地呼喊着你姐姐底名字，那时候，你底声音该是如何地凄厉，使我疑心你真是疯狂了呀。你要跳下那山崖，我是不能拖得你住的，然而，那海水却是够多么冷的啊！把一颗火热的心，向着那无情的，狂暴的海波去倾吐，你啊，你，你该是蕴藏着了多少不可以向人间诉说的心情啊！

如今，你该是永远地平静了么？我，每一次当我重经着这回到我们底卑微之居的山道时，心头也就不能平静了。

不能忍耐的压抑是和着疯狂一起来的。如今，我一人在这山上喊着“我底妹妹！”

真好象是一个恶梦呀，满有疯狂和恐怖。夜半醒来，这才知道梦已经过去，你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。山道老是保持着这样的静默，然而，却是潜伏着了多少你底哭泣声底喧嚷啊！

风把你底头发吹得飞散，凌乱地披在你底肩上，你眼中发红，正如你姐姐投海的时候一样。风啊，噫，风啊，吹罢！让海浪掩盖了你们姐妹儿俩底尸首啊！

夜半醒来，一个人独行着这荒寂的山道，这才知道我是永远地失去了你了。